

II • 求學和教職

何肇衢就讀新竹縣立中學竹東分校時，受到美術老師賴榮來啟蒙，然因為家境清寒，一度想放棄學業。後經新竹縣縣長鄒清之一席話提醒，進入公費的臺北師範藝術科就讀，實現了學習藝術的夢想，同時在畢業後進入北師附小擔任美術老師，生活安定而使他得以盡情拓展創作之路。

[下圖]

何肇衢1953年攝於北師附小畫室

[右頁圖]

何肇衢 花與果（局部） 1964 油彩、畫布 90.5×72.5cm 第19屆全省美展第二名 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 縣長的一番話

何肇衢從鹿寮坑國民學校畢業後，考上大肚國校高等科，等於是中學的初中部。當年，鹿寮坑國校有四個應屆畢業生投考大肚國校高等科，他是唯一錄取者。兩年的高等科日本教育，因為戰爭的關係，不時受到空襲警報干擾，以致真正上課時間大約只有一年半。他記得在校期間，所有學生每天都要用假木槍操練，半天時間還要到大山背田寮坑山洞的工地扛木頭。

高等科求學期間，何肇衢也像在鹿寮坑國民學校一樣，接受嚴格的生活教育訓練，親身體會到日本人的「大和魂」精神，以及他們對禮節與秩序的要求。在離校數十年之後，他與日本朋友用日語交談，對方對他流利的日語及講話所用的「敬語」佩服不已，並感嘆戰後日本精神逐漸散漫了，許多教育所養成的好習慣，沒想到會在臺灣保留下來。

何肇衢從大肚國校高等科畢業後，曾去報考新竹師範學校。第一天的考試成績他很有把握，沒想到隔天的考試日，他因患瘧疾而缺考。

1945年臺灣光復後，日本老師回國，所有學校都由政府接管，何肇衢才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他到新竹縣立中學竹東分校重新就讀初中，在那裡，美術老師賴榮來教他許多繪畫的知識和技法，可以說是他進入藝術世界的啟蒙者。賴老師對藝術家充滿了嚮往，他收藏許多臺展、帝展的作品明信片，非常細心地存放著。當他發現何肇衢對美術有濃厚的興趣時，便主動拿那些繪畫明信片讓他欣賞，何肇衢如獲至寶似的一張張仔細地欣賞，心想：若有一天，我也能畫出如此的作品不知有多好。

然而，身為長子的何肇衢，始終沒有忘記他對家的責任。那時候的他不敢多想自己的將來，只想趕快念完初中，找一份差事賺錢，幫忙養家。1949年，他從新竹縣立中學竹東分校畢業，剛好父親好友的弟弟是新竹縣縣長鄒清之，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官。在他父親好友介紹下，他帶著二弟何耀宗前往設在桃園的新竹州的縣府求見縣長，看看能



1987年，何肇衢（左2）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於加州舉行畫展時，美術啟蒙老師賴榮來（右3）特地前來參加開幕式。

否幫他倆安排工作。

出門那天的清晨四點多鐘，母親就到山上去割麻竹筍，再裝上一盒鴨蛋，做為送給縣長的見面禮。何肇衢和弟弟一早到竹東坐火車北上。一到縣政府，還在縣長辦公室門口張望時，只見穿著上漿、燙得筆挺衣裝、威風十足的縣長走到他們面前。「你們來這裡幹嘛？」何肇衢緊張地說明拜訪的原因，鄒縣長立刻曉以大義：「年輕人窮沒有關係，如果不讀書求上進，才會注定一輩子貧窮。」何肇衢跟縣長表示升學需要繳學費，家裡沒有能力供他和弟弟升學。鄒縣長告訴他倆讀師範不用學費，要他們趕快回家準備考試，還要他們把麻竹筍和鴨蛋帶回家：「你家已經夠辛苦了，拿回去自己吃。」於是，兩兄弟就提著麻竹筍跟鴨蛋再搭上慢車回家，來回足足折騰了一天。如今何肇衢回想起來，若當年他考取新竹師範學校，或者鄒縣長為他和弟弟安插工作，他一生的命運都將改寫，當然也不一定會走上創作之路。命運之神在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安排！

就讀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

經過縣長的一番勉勵，何肇衢決定報考師範學校。因為他的興趣在藝術，雖然新竹有師範學校，可是沒有他想念的藝術科，後來聽說臺北師範設有藝術科，於是在1949年就跟弟弟兩人一起報考北師。兩個偏僻鄉村長大的男孩，最遠的離家距離就是到桃園拜訪縣長，如今面臨的最迫切難題，是到臺北參加兩天考試的住宿問題該如何解決？

在報名考試之後，何肇衢順道去探望住在新竹的姑婆，心想姑婆見的世面較多，也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當他跟姑婆談起到臺北參加兩天考試的住宿問題，姑婆想了想，終於想出可以相託的人了。原來她有一個鄰居在臺北圓環開棉被店，老人家請這位棉被店老闆幫忙設法，老闆跟姑婆說，他的棉被店到晚上十點打烊，到時候他就將打棉被用的木頭檯桌清空，何家兩兄弟可以睡在上面。

住宿問題獲得解決，何肇衢心頭輕鬆許多。考試的前一天，兄弟倆坐慢車北上，火車到達臺北車站後，他們從後車站下車，很容易就找到借宿的棉被店。華燈初上時，他帶著弟弟第一次去逛圓環夜市，沿途的飲食攤讓他們大開眼界，尤其看到一個販賣「天婦羅」的攤位，何肇衢不禁停下腳步，望著香噴噴的炸物，他跟弟

[上圖]

1952年，何肇衢在觀音山頂硬漢嶺上寫生淡水河。

[下圖]

何肇衢1953年4月在阿里山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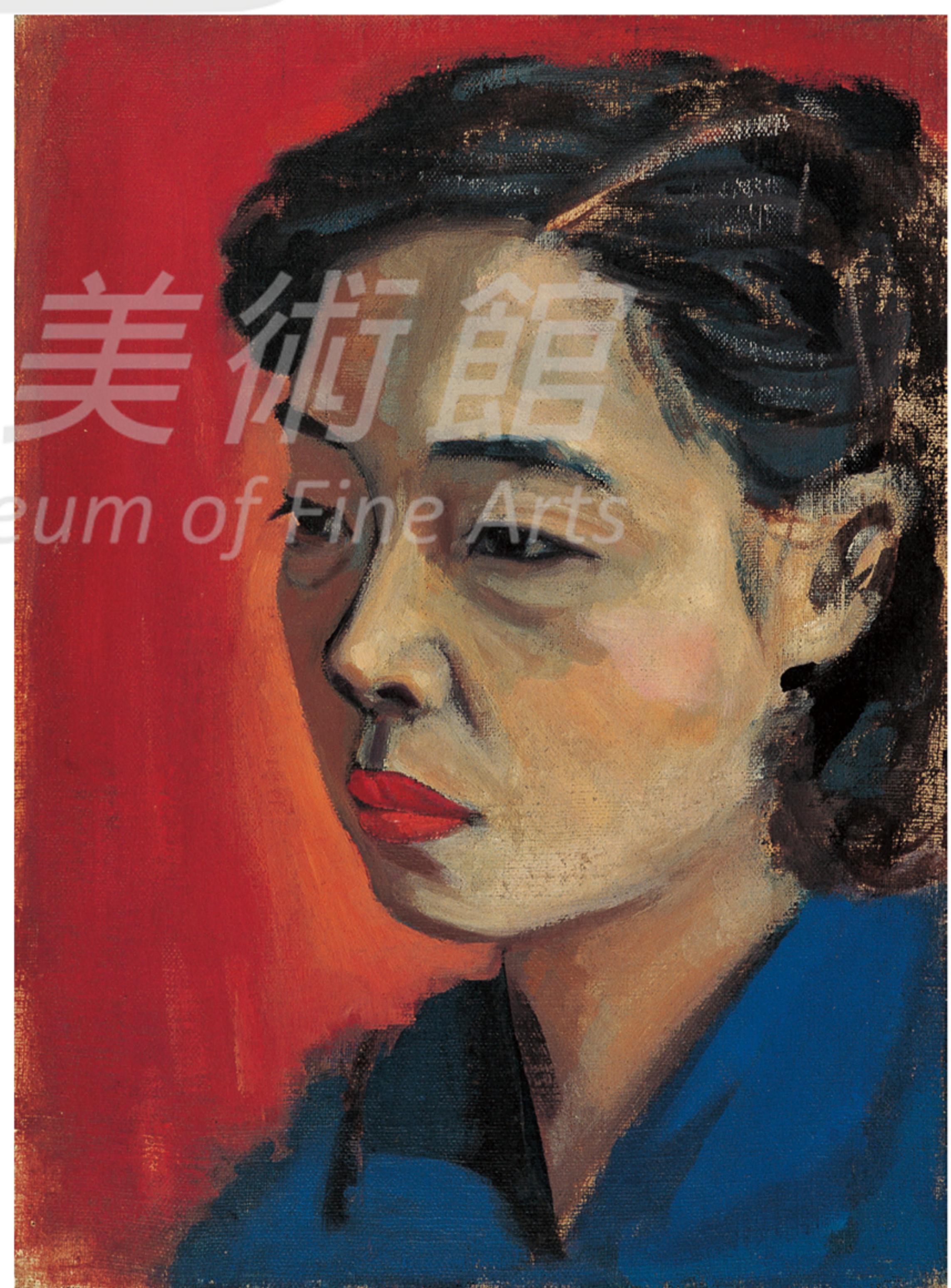


[上圖]

1995年，何肇衢（前排右2）在廈門與1948年曾於臺北師範學校執教的朱鳴崗老師（前排右3）合影。

[下圖]

何肇衢 何夫人像 1956 油彩、畫布 33×24cm



弟對望一眼，兩人默默向前走開，回到棉被店硬邦邦的木桌臨時臥鋪。那一個夜晚，他再一次深刻感受到貧窮的滋味。

帶著一份上進進取的期盼，何肇衢和何耀宗兄弟終於順利考取省立臺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科。因為進入北師，何肇衢改寫了人生的方向，也影響了幾個弟弟都能升學並在藝術方面發展，他對北師一直存在著濃厚的情感，後來他教書、購屋和設畫室，地點都選在他在意的「聽得到臺北師範校園鐘聲的範圍內」。

何肇衢記得在北師就讀時，接受軍隊似的管理。十二人睡在一室，每人臥舖約有一個榻榻米大。除了學雜費全免，每個學生每月還有五、六塊錢的零用金。當時一碗陽春麵兩毛錢，五六塊錢對學生來說不算小數目。在校期間，他都利



何肇衢 芳蘭山 1957
油彩、畫布 72×91cm
第20屆臺陽美展佳作獎

用星期日返鄉探望母親，到了暑假就要回去幫忙茶園除草的工作。不過在他畢業的數十年之後，回想起北師學生時代，總覺得當時的課程設計並不理想。照理說，北師藝術科是為了培育美育師資而設立，但並未教導學生如何當美術老師，若說是要培養畫家也有困難。他那一代的畢業生似乎就是拿到一張文憑去教書。

■ 愛在北師附小的美術教室

1952年，何肇衢和何耀宗兄弟雙雙從臺北師範畢業。何耀宗因成績優秀被保送到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何肇衢原先也對



[左頁上圖]
何肇衢 後窗 1958
油彩、畫布 60.7×72.7cm
第21屆臺陽美展臺陽獎
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左頁下圖]
何肇衢與女兒攝於北師附小
美術教室的畫室



何肇衢1961年在北師附小美術教室



何肇衢1961年在北師附小任教時的石膏像模型，後方牆上掛的是他早年的水墨畫。



教育部葉楚生司長（左3）1965年帶外賓參觀北師附小美術教學，何肇衢（左）在一旁解說。右一為北師附小當時的校長譚達士。

繼續升學充滿了期待，然而一想到自己身為長子，必須挑起照顧弟妹的重擔，必須及早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照顧他們，因而放下升學的念頭。後來在周瑛老師的介紹引見下，經當時北師附小的校長王鴻年遴選到學校裡擔任美術老師，校方還將美術教室交給他使用。何肇衢回憶說，看到那間美術教室的那一刻，他的心終於定了下來，接過美術教室的鑰匙時，他竟興奮得雙手發抖。而後，美術教室也成為他的畫室，從任課開始一直到退休，他在那裡前後有三十八年之久。這三十八年的每個週六和週日，他都因教學而未能休息。在這間美術教室裡，何肇衢教導了難以計數的學生，也創作了數量可觀的作品，成為他壯年時期藝術的巔峰。

何肇衢任教時期的北師附小，常有外國貴賓前往參觀兒童美育教學。當時的教育部葉楚生司長一通電話打給當時的校長譚達士說有客人將去參觀教學，何肇衢就開始準備，把大畫紙鋪在教室的地板上，每六名學生成一



[上圖] 1956年，何肇衢和弟弟何耀宗（站著）在黃君璧山水畫前合影。

[下圖] 何肇衢（左1）2000年和畫家李錫奇（左2）、弟弟何恭上（右）探望他們就讀北師時的老師周瑛（穿紫衣者）。



何肇衢1955年在臺北中山堂與日本文具株式會社的井上嘉弘合影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組，分組作畫，每個人都盡情地畫，外賓看了稱讚不已，校長也很高興學校能藉此受到外界的好評。

何肇衢主持北師附小美術教室期間，發現日本有關兒童美育的出版非常有規模，相關教學也有一套計畫，不像臺灣有許多學校的圖畫課由一般老師兼任，讓學生憑想像作畫，或者拿幾個杯子讓學生寫生。當時他應邀做雄獅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顧問。有一天，該公司的創辦人李阿目開車載他經過臺北圓山飯店附近，看到雄獅鉛筆廠的一面「王樣水彩」廣告招牌，一問之下，得知那招牌承租費用一年要九千塊錢，李阿目並說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然廣告要做在哪？何肇衢便建議他將做廣告招牌的經費，用來辦一本美育刊物，刊物裡就可以刊登「王樣水彩」

[右頁上圖]
何肇衢教學的北師附小畫室，攝於1959年。

[右頁下圖]
何肇衢指導兒童寫生畫一景

的廣告，一舉兩得。另外，李家有五個子女，從中可以培養在美術方面發展，同時學習經營該刊物。

當年，李阿目聽了何肇衢的建議後，週末將五個孩子都送到北師附小美術教室學畫，後來他的二兒子李賢文對美術興趣濃厚，在求學時代曾獲得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1971年3月《雄獅美術》創刊，李賢文負責財務，何肇衢推薦已在報章雜誌有多年美術撰述經驗的弟弟何政廣出任主編。1975年6月，何政廣離開《雄獅美術》，創辦《藝術家》月刊，何肇衢對於自己參與催生臺灣兩大美術刊物感到十分欣慰。

年逾八十的何肇衢在回憶北師附小的歲月時，刻著皺紋的眼角泛著淚光。他形容北師附小美術教室的時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除了充滿了學生的笑聲和學習熱情，更重要的是那個空間有限的教室，曾是何家五兄弟立足社會、出人頭地的一座克難而溫馨的避風港，也是兄弟之情最為契合、互相勉勵取暖的有情時光。那時候，他已經有固定收入，甚至還有教兒童美術的額外收入了，然而還有三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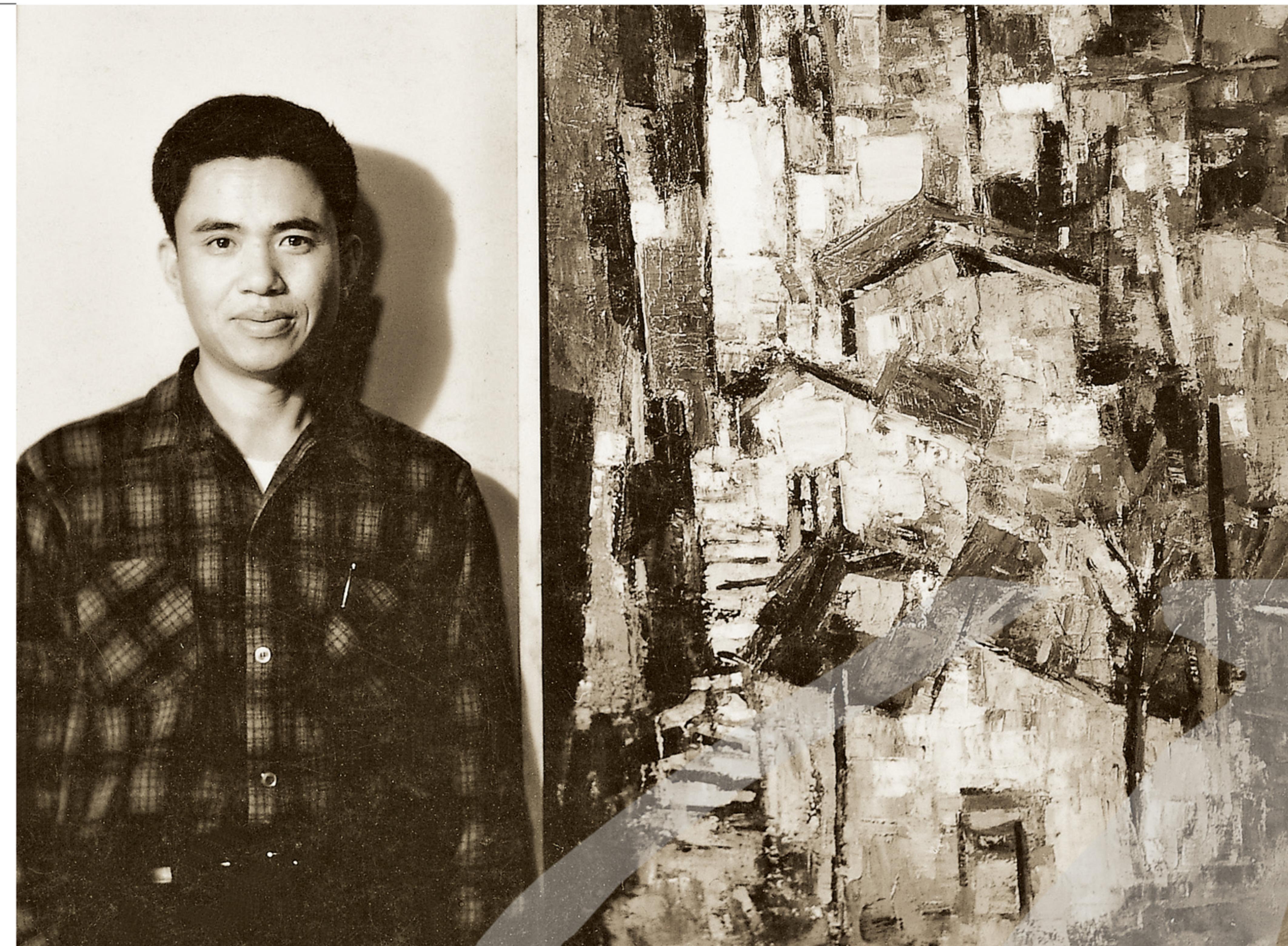


何肇衢 九份 1986
油彩、畫布 91×11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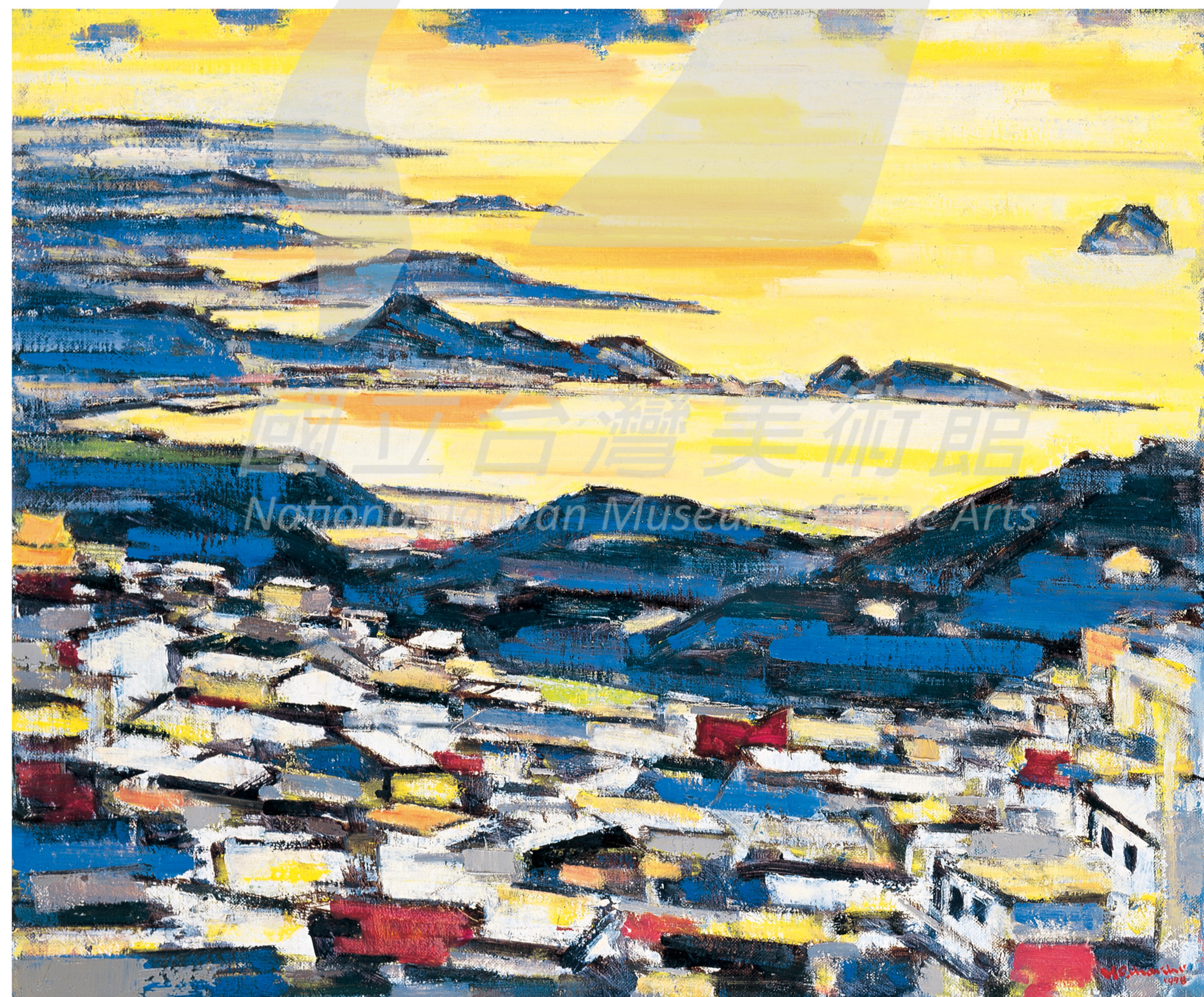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弟弟需要他帶領出社會。他的三弟何恭上和四弟何政廣都步他和二弟何耀宗之後，進入臺北師範藝術科就讀。而後在相互扶持、鼓勵和協助之下，都能走出陰霾困境。到如今，每一個人都事業有成。

何肇衢在北師附小任教的初期，每個月薪水二百八十元，他利用週末假日額外教導學生，一個人則收費二十元；美術教室每月的學生至少有數十人，一個月收入至少上千元。他按月寄二百元回家，家人總是不解，他把薪水幾乎都寄回家，剩那點錢他自己如何養家糊口呢？何肇衢也沒多加解釋。當時二百元對家裡的幫忙已經是非常足夠了，他很高興終有那麼一天可以讓母親鬆一口氣。其實，他不止照顧父母，也充分盡



[下圖]
何肇衢 九份夕照 1998
油彩、畫布 60×72cm



[右頁上圖]

何肇衢 九份 1994
油彩、畫布 50×60cm

[右頁下圖]

何肇衢 九份 1992
油彩、畫布 60×72cm

到身為大哥的責任。當幾個弟弟有無法支付的必要開銷時，他都一一幫助他們。何肇衢最珍惜的生命感情之一，就是如此含蓄卻又真實無比的兄弟之愛。

何肇衢從教職退休後，也向附小的美術教室告別，在從事創作之餘，並主持「宜園畫室」，指導喜愛繪畫的社會人士。宜園畫室的學生多半是女性，每週四由何肇衢帶領出外寫生，足跡踏遍臺灣北部的風景名勝，且幾乎都是何肇衢數十年來熟悉的寫生地點，如淡水、九份、石碇、陽明山、新店、烏來等；也不定期舉辦師生作品發表會，並組團前往歐洲參觀美術館。何肇衢一貫循循善誘的教學態度，以及對美術的精闢見解與教學說明，讓學生都如沐春風，同時在繪畫的天地裡感受到人生的真善美，更有一些學生在他指導與鼓勵下，全心投入創作，成為出色且有個人風格的專業畫家。

何肇衢（左2）與宜園畫室學員在1991年高雄市千人美展展場合影

